

表情

◆ 鄭委晉

他棲息這座十二個區擁有破百座捷運站的都市。黃燈亮起以百米衝刺穿越斑馬線趕到對向站牌，擠上班次間距約十二分鐘，渡輪般浮沉於囊腫基隆路往景美的公車。鋼鐵車腹填塞著吐息二氧化碳的厭世乘客，短短六站從喬治商職出發到龍門國中下車，不過兩公里的距離，要經過七個大馬路口（和平東路與基隆路口、敦化南路二段……），實際行車約十八分鐘，按下車鈴後，還要瞻前顧後從人群裡擠往幽門般的出口，下車，卻是另一段循環播放的開始。

那時，他每天都覺得自己是無足輕重的NPC，或根本由AI設計的扁平主人公，到辦公室之前的通勤是一場不斷重啟的粗糙手機遊戲。算重複數鬧鐘的間隔，刷牙盥洗如廁、公車動態系統、訂好早餐與今天第一個人說話、下車領完早餐與第二個人說話，排隊等待分流成三個行列的電梯，進辦公室，打卡鐘時間壓線一分鐘。

盛夏的下班公車上，馬路兩旁迷魅大樓燈光交織編就了整體感極低的光場，只剩握緊拉環的手殘留氣

力，此時的他時常將漫溢的乘客看成掛吊於屠宰場的牲畜，差別在於外觀的毛皮尚未經由沸水抽剝，人的身上披掛不多的布料，那流動紡織品下的血液透出味道。與純然轉變成一大塊沉默之肉最大差異之處在腹部，近看，乘客們皆裹挾完好的、或大或小的腹部，再細看那些腹部具有迷人的起伏跌宕，而非屠宰場待肢解的屍塊無一例外巨大的地塹貫穿身體。牠們的腹腔比臺北的街道乾淨，身體未死僵，浸熱除毛令極其柔軟。遷就龐大的肌肉組織，下刀者不可能一刀就破壞整個結構，必須技巧地、耐心地順著肌理運刀，於此同時在震耳的嘈雜中仍享受刀弓游移在皮肉脂肪層形成的弦線時的美好。

臺北的市街那麼像王家衛某些鏡頭：日夜顛倒的肉廠，剛好讓生理時鐘重返臺灣，給他一種踏實感。工作後身上盡是肉末血漬，工人們喝酒吃微波麵包排隊裸身沖澡，幾乎置身在王家衛的春光乍洩裡。與逃離家鄉的梁朝偉和張國榮不同，他為了賺更多錢選擇刀手的職位，幾乎毀滅了自己原已舊傷累累的手腕關節。彷彿自己的手承受殞命牲畜最深的詛咒，面無表情的他不只一次建議廠房設立獸魂碑，作罷，只由自己搬立石塊，潦草塗鴉充數。

*

那是個二十六鄉鎮都養毛豬的畜產大縣，幾年前接手北邊鄰市的屠宰業務，因而加開許多職缺。

他緩緩滑著手機，手腕和食指隱隱作痛，螢幕一陣青一陣紅。求職網站久違來信，他點下鈴鐺通知瀏覽一會兒，發現是老家附近的屠宰場，他看著訊息久久無法滑開。不知為何，那座屠宰場日落後才殺豬，

場址經過了深思：易淹水的低窪處、旁邊大排水溝，空曠，甚至有歷史傳承的可能，因為再過去是叫「殺豬肉寮」的地方。豬仔高分貝的慘叫是老家深夜的背景音樂，他曾隔排水溝看進亮晃晃的豬圈，那景象讓他不敢駐足，也讓他連續三週斷了對肉類皮肉之間膠脂油凍的念想。

進入豬圈的工作人員全副武裝，無塵衣似的青蛙裝加雨鞋，臉遮得嚴絲，眼睛亦配戴護目鏡，不可探知他們當下的表情。這讓他鬆一口氣，彷彿那些裝備掩蓋了人性的顯露，掩蓋他們身而為人的大特徵：表情。

豬仔逃竄時表情扭曲，瑟縮角落時咬牙發抖，親人被帶走時憤怒發慍。很小的時候他就清楚豬是有各種表情的，並非僅止於迎神賽會口裡含著橘子的神豬那咧嘴仰笑。在他國小被霸凌者圍困廁所走投無路時，他發出尖銳豬嘶，並模仿所有自己曾看過豬的表情，霸凌者們鬆開揎拳並拋掉高舉的水桶，敗興地任他逃離，此後學校流傳他的新綽號：豬鬼。由於這綽號比起侮辱更像徽章，他便欣然接受，連畢業紀念冊都大方使用。

豬鬼被霸凌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表情，嚴格說起來是那看不見的表情。瘦高的他整天配戴口罩連體育課也不例外，在還得每日朝會的時代，上自校長、教官、導師，下至學長、同學，甚至警衛和工友，每個不同職位不同立場的人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對豬鬼的鄙夷，那種不加掩飾的惡意是共同語言，每每讓他想到曾是他夢魘的源頭：肉車司機。

割裂頸部膚表、剖腹、開腔、取內臟、沖洗、放血，之後像一塊巨大而沉默的石頭，或釣在鐵鉤，或

攤開直掛於貨車車斗兩旁，司機再以電掣之速奔赴各大市場，他們踩爆油門，行車剽悍，最令豬鬼戰慄的是，負責駕駛的司機個個有著異於一般的表情，豬鬼無法判斷他們的心理，因為他們的神態永遠是如此肅殺和緊繃，他們的眼睛彷彿黑暗沼澤裡發亮的鱷魚之眼，冷不防要張開血盆大口將前方一切活物吞噬。

在間距過大的橘黃路燈照射下，駕駛座裡時而反光時而消隱的存在讓豬鬼的認知深受干擾，無眠之夜他亟欲關閉面向大馬路的窗，卻無法遏止想看午夜豬肉飛車的慾念。一整車剖開的豬屍安穩墮掛，未曾有掉落的失誤。他邊搗著嘴邊瞅，時日久了也免疫噁心，他不斷幻想，要是能把長刀送入學校所有霸凌者的脖子裡，看他們失禁，看他們同時感受血液流乾和剝除所有內臟的淪肌痛楚，看他們失去表情後，靦腆且安順地搭乘飛車永遠離開，那將會是多大的快意。

*

那座城市即便排除所有屠宰場，也無可能拒絕豬肉飛車的進出，因為她有著最深的慾望，必須耗竭所有腹地填補。

邊看當紅韓劇邊泡手，主角是苦練拳擊的美麗女子，向曾欺凌自己的對象報仇。豬鬼正苦惱，他提出數次請假就醫，那個白人領班卻百般刁難，他恨不得戴拳套痛揍對方一頓。

畢業後豬鬼前往澳洲打工旅遊，想都沒想選最累的肉廠，竟被安排時薪最高的刀手，幾個月後他手指多處都出現慢性傷害，簡單的動作如滑手機、握刮鬍刀都有如針刺，早上起床的表情扭曲地泡熱水半個小

時手指才能夠稍彎。

L呆萌的臉突然擋住螢幕，豬鬼用指尖搔抓牠甲冑般的下巴。L是他養的鬃獅蜥，性情比幼犬溫馴，特徵是頭頸部許多荊刺狀的小肉疣。L會認人，會撒嬌，甚至豬鬼偶爾忍痛彈吉他時L竟會同步擺動手腳與點頭搖晃。鬃獅蜥表情不多，但勉強可以傳達喜怒，牠的眼睛與變色龍不同，是單純的深色，微向上彎的下顎線在角錐狀的唇尖收束，賦予牠天生喜感。豬鬼操刀整天，沾染了滿身的葷腥與戾氣，走十幾分鐘路回到租屋處後最大的安慰就是與L玩耍，欣賞牠人畜無害的臉。

肉廠只有三個同鄉人，分散不同產線。韓國人自成一圈，菲律賓人占大多數，幾位領班都是當地白人。豬鬼工作效率很得廠長讚許，有意直接提升他位階，這就擠壓白人領班原先對菲律賓工人的布局，也影響他們對領班的服從。領班直接將矛頭指向豬鬼，處處刁難，盡排爛班，上廁所時令菲人聚訶叢罵，插他口袋掐他屁股。最近則刻意卡他請假，一切都為了逼他失控，只要他出手反擊，馬上就會被以擾亂秩序為由開除。

豬鬼深知他們的詭計，在臺灣遭霸凌的經驗告訴他要以靜制動，就這樣撐到了耶誕假期。白人領班找了囉囉們開嗑藥趴，卻傳出他因用藥過量和縱慾無度暴斃，死在浴缸，幾天後才因曠班被發現。

那天，出門前他瞧見L撐地的四肢前端指爪微微懸空，後肢屈凹的角度令人皺眉。再看自己輕度變形的手指，手腕平放桌面，發現手指竟也跟L一樣不能任意服貼，嚴重的幾隻不僅懸空，還間雜著無以名狀的顫顫。

「你是在模仿我嗎，嘖！」

豬鬼一如往常走去肉廠，經過領班家時，發現幾個菲律賓人慌張地站在後門，他趨前一看，地上一具仰躺倒臥，明顯死亡的屍體，竟是那討厭的領班！他鼻子內有蛆，蠕動像屍水浮沉，臉上許多肉都被蠶食殆盡，扭曲的紋理仍可辨識死前的痛苦和不甘。豬鬼先是震驚，隨即想到什麼似的竊笑，他的笑聲狂喜中帶有癲狂，讓菲律賓人不寒而慄。他想到剛入職時白人領班還未對他產生成見，他親切傳授豬鬼：屠宰場最難扛的並非宰殺環節，是牲畜對自己將死時散發的惶恐，而那臨死的氣味像極杏仁鹽酸洗潔劑刺入鼻腔的酸嗆。而最後的表情如泥板上的楔形文字，總凝固於鑿骨戕膚的那刻。

*

每每想到倣縮角落的毛豬眼神，手指就愈發疼痛，生命最後停格的表情更令他作噁連連，因他也曾是那表情的一部分。自己那段每天受怕的霸凌往事，在時間的沉澱、高壓、刷洗後，仍然無法將那一張張銅版雕刻的表情磨銷。

這就是他要豢養L的原因，至少，出了什麼事他不會是一人孤零零任由異鄉斗室的天花板記下最後的表情。

他按下節拍器，找了首節奏性強也不需一直變換和絃的歌，隨著樂音，L也開始輪流擺動前腳，鼓起黑色的喉結，並有規律地朝他點頭。研究認為這僅是蜥蜴的反射動作，但豬鬼寧可告訴自己是善體人意的

L在示好。不止L，他其實養了不少爬蟲類，畢竟澳洲是珍稀動物的寶庫，他對冷血動物漠然而深邃的表情特別著迷。那為了攝食而能咧至耳後的大嘴型塑出和哺乳類最大的分野；而人類又發展了獨立於其他動物的審美體系：唇，嘴唇是人類臉部表情之中最特殊的元素，紅毛猩猩懂笑，但他們只能以手翻開上下唇瓣，猴子也有笑臉，但不明顯的嘴唇功用性低。人類甚至發明了口紅，以此方式強化性徵差異。

豬鬼的嘴唇大小適中，下顎線俐落明快，直挺立體的鼻子與平均之上的身高，外型不太可能造成困擾。這一切出自他內心無法跨越的坎，童稚時豬仔和肉車司機的表情深深烙印，疊合而混淆了他認知的外貌。

豬鬼認為他能從別人的眼睛看見自己的臉，之所以屢遭針對，原因是豬鬼以純然弱者的面貌出現那些人眼中，對獵人般的校園惡霸和職場的排擠者而言，場景都有著強弱分明的映現，因此豬鬼對他人的表情極度敏感，甚至到了病態的地步。豬鬼不希望自己懦弱的樣子一覽無遺，他於是將口罩當成最後的屏障。但他發現，在L眼中看不到他自己的倒影，事實上不只爬蟲類，許多動物都是一副毫不在意豬鬼是強是弱的表情，他就愛動物們沉穩頑強且天生事不關己的淡然。

房東小孩來玩但忘了關窗，外頭野貓闖入，啃掉蜥蜴的頭，咬破牠的腹肚，掏光了裡頭溫暖營養的臟腑，徒留覆蓋硬皮的軀幹和尖爪的四肢，竟像肉廠那些處理完畢的屍身。他再也做不下去，辭掉工作。

這是個臺灣兩百倍大的國家，人卻只多兩百萬。他在急缺人手的鄉村療養院找到工作，得出演話劇娛樂居民。表演的同時有手語翻譯，他發現手語不只藉由手來傳達訊息，生動的表情也是一大重點。

手機像表情多變的獸魂碑，他的手指再度用力摩擦臺北的天際線。回來後當過餐廳內場、夜班保全、超商店員，恰好大選辯論如火如荼，看著螢幕中表情豐富的手語老師，他想也許可以報名培訓，找份能以真實表情示人，不用再時時躲匿口罩和工作守則背後的差事。

作者簡介——鄭委晉

收到消息，想瀨戶內海和J、T騎趟腳踏車。查詢班機卻卡在「你不是機器人」的驗證兩小時。事情對我而言的確都不是能夠稱心如意的呀……倒是，從雜物冒出了鬚獅蜥小模型，那麼像L自紙面爬來！接著得不讓L感到孤單了。

評審意見——廖玉蕙

本文取材特殊，以「血腥、冷漠、恐怖，一切都向表情看齊」點出主題。巧妙探討人性、共情、校園霸凌和職業創傷等議題。將現代人內心的空洞感具象化，帶給讀者強烈的視覺和感官衝擊。也許某些場景描寫過於血腥和直白，可能會對部分讀者造成閱讀不適。但或者正是這麼血腥與直白，才能表達出如此淪肌浹髓的痛感。

作者對屠宰場這一特殊場域的描摹是相當寫實的，營造出挾帶恐怖感和壓抑氛圍的都市異化景觀，有力地反映了現代社會中，人的情感麻木與尋求療癒的複雜心態。角色的心理刻畫複雜且有深度，展現人在殘酷環境下的心理防禦機制，整體而言是一篇具有思想深度和藝術性的作品，值得細細品味。

小毛病是主角對後方表情療癒的領悟缺乏足夠的鋪陳與過渡，略顯突兀；故事線索時有跳躍，特別是主角過去經歷的模糊和結尾的略顯倉促，但小疵不掩大瑜。